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 
第六十二回 後苑喜邀群士子 前庭情話老佳人

兄弟翁和樂友於，主奴歡洽共瞿瞿。只緣二母貽謀遠，泗國箕裘永不逾。

卻說耿順自小樓被燒，鬱鬱不樂，日與耿皇頁等相聚消憂解悶。過了二十七個除服之期，又是成化十九年春初之日，仍在小樓的舊基上又蓋樓一座。這日無事，令人邀了耿皇頁、耿岳頁、耿顥來看花飲酒。午後公同議定，用唐人七言詩為令，第一次要酒字在首，第二次要酒字在第二，第三次要酒字在第三。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、第七次要酒字在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。如一人說得是，餘三人各飲一杯。說得不是，自罰兩杯。若直一句說不出，自罰三杯。四人每個七次，四七二十八次，飲酒二十一杯，每杯半斤，二十一杯，共酒十斤半。

任你中等酒量，亦是醉了。當下四人登樓，季小姐親看廚娘整治肴饌。四人各寬飲一杯，然後行令。耿順起令道：「酒花蕩漾金樽裡。」說畢，耿順、耿岳頁、耿顥各飲一杯，將令杯送給耿皇頁。耿皇頁道：「酒債尋常行處有。」說畢，耿順、耿岳頁、耿顥各飲一杯，將令杯送給耿岳頁。耿道：「酒狂又引詩魔發。」說畢，耿順、耿皇頁、耿顥各飲一杯，將令杯送給耿皇頁。耿皇頁道：「酒旗翻處亦留錢。」說畢，耿順、耿岳頁、耿顥各飲一杯，將令杯還給耿順。

第二次，耿順說的是：「美酒清歌曲房下。」耿皇頁說的是：「樽酒留歡醉始歸。」耿岳頁說的是：「酌酒與君君自覺。」耿皇頁說的是：「把酒看花心自知。」四個人飲酒如前。第三次，耿順說的是：「小槽酒滴珍珠紅。」耿皇頁說的是：「幾時酒盞曾拋卻。」耿岳頁說的是：「松花酒熟傍看醉。」耿顥說的是：「一樽酒盡青山暮。」四人又飲酒如前。一連三次，每人共飲酒九杯。止令少息，換下的酒肴季小姐令人將剩多的送到前庭，給宿秀吃。是時宿秀年紀老，又深知耿家故事，所以季小姐厚待。樓上另換新肴，耿順又起令道：「金??美酒滿座春。」說畢，耿皇頁三人各飲一杯，耿皇頁接令道：「一生杯酒作神仙。」說畢，耿岳頁三人各飲一杯。

耿岳頁接令道：「玉壺春酒正堪攜。說畢，耿顥三人各飲一杯。耿顥接令道：「春山載酒遠相隨。」說畢，耿順三人各飲一杯。此是第四次了。第五次，耿順說的是：「雪滿長安酒價高。」耿皇頁說的是：「莫厭飭多酒入唇。」耿岳頁說的是：「眼底桃花酒半曛。」耿顥說的是：「寒食山中酒復春。」第六次耿順說的是：「閉向春風倒酒瓶。」耿皇頁說的是：「護落生涯濁酒知。」耿岳頁說的是：「雪下文君沽酒市。」耿顥說的是：「楊柳州邊載酒船。」一連又是三次，每人又吃酒九杯，一齊大笑道：「可喜一個不曾錯令，一個亦不曾多酒。」

於是又止令少息。每人用過點心一兩枚。耿順又起令道：「暖風遲日濃如酒。」說畢，耿皇頁、耿岳頁、耿顥各飲一杯。耿皇頁接令道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。」說畢，耿岳頁、耿顥、耿順各飲一杯。耿岳頁接令道：「佳期笑把齋中酒。」說畢，耿顥、耿皇頁各飲一杯。耿顥收令道：「柳絮送人驚勸酒。」

說畢，耿順、耿皇頁、耿岳頁各飲一杯收令。內中有飲不足的，又散飲數杯。按下後苑快樂，且說宿秀在前庭正被些小丫環圍著戲弄。送酒食的僕婦說道：「你老偌大壽數，還和這小廝們相耍！」宿秀道：「哎呀！我少年時亦是如此。」僕婦道：「先前的熱鬧，可還能說麼？」宿秀道：「說他作甚？說他正是話長。」

僕婦道：「有菜有酒，恰該閒談。」宿秀於是坐了，吃著酒說一番家丁的齊整，說一番婦女的周全。僕婦道：「聽說當日，五房各有景致，不知是何樣景致？」宿秀道：「那正樓就是林夫人的住房，東西有配樓，暖閣涼台，俱在其內。樓前梧桐樹兩棵，有五六尺粗，四五丈高。夏日秋天絕好，茂葉階下，芍藥兩畦，有二百多本。一色大紅，開的時節，滿院芬香。樓後有竹子幾百根，叫作鳳尾竹。葉長一尺，寬五寸。冬日雪後，分外碧綠。林夫人愛齊整，你說齊整不齊整？東一所便是咱家大爺生母燕夫人的臥房了，亭廊山水，無一不有。臥房前芭蕉七八棵，有丈數高下，罈子粗細，葉子比簸箕還大。太湖石一塊，可臥可坐，奇奇怪怪，有千百個連環透明的窟窿，正對著右邊的紫荊樹。那樹雖不甚高，卻古氣得好看。屋後櫻桃樹四棵，紅紅綠綠，掛上金鈴，又甚好聽。燕夫人愛清雅，你說這清雅不清雅。第三位便是宣夫人了，住在萱草坪北的小樓內。咱家後園新蓋的樓，便是照那個樓的樣子，只是少那敞閣暖炕的巧妙。樓前二畝大一塊萱花，又可吃，又可戴。花開之時，蝴蝶蜻蜓早晚不絕。東邊又有葡萄園，園內綠葡萄、白葡萄、馬乳葡萄、瑣瑣葡萄，各樣都有。熟的時節，無大無小，無一個吃不著。宣夫人愛活潑，你說這活潑不活潑。所以如今二爺亦是那樣活潑的性格。我自入府，便在四娘屋內。四娘便是任夫人了。任夫人最愛熱鬧，無日不耍笑，無夜不耍笑。百花廳內，百花亭外，無花不有。使不了的芳蔻粉，用不了的薔薇露。你說熱鬧不熱鬧。如今三爺卻不會熱鬧，一毫亦不像任夫人，真真奇怪。平夫人本住在西直門外，最愛閒散。看山樓的敞亮，攬秀軒的清爽，架上有鸚鵡，盆內有金魚。春天和暖，無論草木木本，種得有條有款。冬日清冷，無論草香木香，熏得又暖又溫。有時亦飲酒，有時亦著棋。常與姊妹們說說笑笑，你道閒散不閒散？四爺如今最好尋山問水，傍柳隨花，恰好是平夫人的性格。」

僕婦道：「我們不幸去世的田夫人，當年是何光景？」宿秀道：「田夫人亦不過與你我一班，只他好一個行事，好一個說話，好一個針黹，好一個臉面。四位老夫人和姑太太、舅太太、姨太太，親家太太，無一個不說好。果然便有那樣的好處，就是四娘五娘背地裡亦說他好，我如今想來果然真好。」僕婦道：「聽說當年，外邊的男人，內裡的女人，都各有款項，就合咱府內一般。惟有丫環侍女最多，果然真麼？」宿秀閉著二目道：「怎麼不真，你想想，連老夫人共是六處，五房內又各有陪房，怎麼不多，記得起初老夫人房內有彩鸞、彩蘋、彩荇、彩藻、彩芩。林夫人房內有枝兒、葉兒、條兒、苗兒、采芹、蓁蓁。燕夫人房內有夏亭、秋階、冬閣、彩菽、猗猗。宣夫人房內有喜兒、和兒、順兒、彩封、怡怡。任夫人房內有綠雲、紅雨、彩蕭、芊芊。平夫人房內有汀煙、渚霞、彩艾、輕輕。後燕夫人房內又有丹棘、青裳，宣夫人屋內又有曉煙、夕露，任夫人房內又有我與涵靄、凝嵐、貝錦，平夫人房內又有箕芳等，你說多不多？」僕婦道：「丹、青、性、情四位，如何又是通房？」宿秀笑道：「通房就是妾的別名。因為無有描眉梳鬢，無有育女生男，故叫作通房。丹青二人，原本各有好處。又因燕夫人貼身使令，不許避諱，所以作了通房。性、情二人，因隨田夫人，亦是貼身使令，不許避諱，所以亦作了通房。你不見現在的四位爺待他四人都有體面。」僕婦笑道：「你老既未作通房，如何又不嫁人？」

宿秀道：「罷，罷！作通房的人，淺了不是，深了不是。又要得主公的心，又要得主母的心，真真難難。至於嫁人，亦無甚大好处。我們作侍女的，隨著吃好的穿好的，無慮無憂，安閒慣了，若嫁個人，好歹難定。至好不過個買賣人，再不然仍是家人僕童。況且嫁娶由人，未必能遂心遂意。幾見那有職分人，肯婚侍女？再者嫁夫找主，不過是為吃為穿。作侍女有吃有穿就罷了，難道真個都在那被窩中的事兒麼！」宿秀一面說，一面吃酒。話多，酒亦多了。僕婦坐在宿秀身後，嚶了一聲，猛將宿秀搬了一個金門，輕輕的放在地下，一溜煙飛也似的跑了。宿秀一則年紀已老，二則吃酒過多，三則身體又胖，仰臥在地，酒又往上一湧，腳蹬手撲，一時再起不來。那僕婦急忙去扶，誰知力氣小，正在你拉我扯之間，恰好耿皇頁、耿岳頁、耿顥酒散，從內裡走出，見宿秀這樣光景，一齊笑道：「宿老姐今日醉了！」宿秀起初不防，吃了一嚇。次後小頑皮笑著跑了，又是一氣。末後見了耿皇頁、耿岳頁、耿顥，又是一急。三事加功，口裡說不出，手指著那些小丫環，不住的翻眼。僕婦扶著坐在地上，卻已口流涎沫，鼻眼歪斜，得了痰火病症。不數日，嗚呼哀哉尚饗矣。這一來有分教：耆老無傳，只剩得梨園一戲。閨情莫考，空留了盲女三彈。